

儀 禮 正 義

冊二

良醫正說

卷之三

儀禮正義三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

嘉禮大小戴及疏

正義曰昏嚴本作昏唐石經作昏說文日冥也別錄此皆第二疏从日氏氏者下也段氏玉裁注字从氏省爲會

意絕非以民聲爲形聲也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汎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泯其亦慎矣今案據此當以作昏爲正從民作昏非也或加女旁作婚亦俗體耳娶釋文作取陽上釋文有取其二字羣書拾補云三禮考注同今據增減目錄本陽上有取字昏禮昏下無禮字○鄭云士取妻之禮者鄭以此篇主言士禮二十而冠冠而後娶故昏次於冠也敖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儀禮釋官云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謂大夫或時改娶也其天子諸侯早娶亦有其禮今皆亡耳云以昏爲期因而名焉者下經云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又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案昏禮有六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自納采至請期五禮皆遣使者行之必用昕者賈疏謂昕卽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是也婿之親迎則用昏故注云用昏婿也婿親迎用昏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昏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政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云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者三禮札記云晝爲陽夜爲陰昏是陰陽交接之時故云取其陽往而陰來也白虎通云

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云日入三商爲昏者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曰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歿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惠氏棟云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今案周禮司寤疏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則不盡下當有三刻二字禮經釋例云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謂亥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云三商日入後計亥漏之數商算至三爻也今籌算法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昏昕者卽今之曇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以一十八度爲曇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曇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天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愈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者詳士冠禮目錄下褚氏寅亮云杜佑謂康成主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

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相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于周官卽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是也自春秋時風俗媿薄有不待年而卽恣欲者于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義豈若是乎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曰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綏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其文見於邶風今舍經不從而信荀卿王肅等言祇見其惑已又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因昏禮篇無告廟之文耳然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之辭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明言告廟矣陳氏禮書謂旣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旣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案隱八年左傳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禮皆無其文毛氏奇齡云昏義婿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廟行事則婦至可知矣又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載士禮而婿家未嘗一告廟則婿家行事皆不載矣而白虎通卽曰娶妻不先告廟何歟莽耶賈氏以爲士大夫諸侯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說耳吳氏廷華云篇內器服之屬無一定之等如用鴈爲大夫之摯墨車爲大夫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疏以女從顏黼爲假盛愚謂若以攝盛言則車服等俱應

從大夫禮胡又有攝不攝之分則攝盛特說經者不得已之辭耳。又云器服等不過錯舉士大夫禮以爲之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引其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方氏苞云親迎昏以爲期蓋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于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于慢故必近夜爲宜案納徵疏云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于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此篇是也疏以爲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恐非周禮疏亦有改娶之說大抵皆因曲禮三十壯有室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故作此周旋耳萬氏充宗云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官有尊卑祿卽有厚薄因是以思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旣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聖人豈預爲此不祥之目哉其說是也但萬氏尚未攷此篇之

卽大夫昏禮耳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而用鴈爲摯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

疏通典集釋要

義楊氏注無達字及納采而三字○褚氏寅亮云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鴈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用鴈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而啓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鴈之文注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

虎通云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沈氏形曰下達之事故女在家壻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注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者周禮地官有媒氏職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通男女使成昏姻也云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鴈夫鴈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鴈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死是也引詩者證須媒氏下達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五禮自納采以下皆使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皆所以養廉恥者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妁斟酌二姓之稱凡此皆所以備禮通情養成男女使保其廉恥也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疏正義曰女家禮先設神坐乃受之韋氏協夢云設筵者雖非主人而主人必親蒞之故以主人立文也褚氏寅亮云女父在父爲主人祖在祖爲主人若父祖俱歿則有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爲主人孔氏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者然攷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壻家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吳氏廷華云戶室戶也室南鄉牖在西戶在東戶西卽牖之東蓋堂之中也賓曰

東上此曰西上陰陽之義也

注云右設几者几神所憑也人道東

上而左几此神道取地道尊右之義西右也

云席有首尾者上其首

也西上神道也賈疏云公食大

夫記蒲筵革席皆卷自末是也

使者玄端至

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

之服又服以事

疏正義曰玄端禮服使者以鴈來也

注云使者夫

其廟有司繙裳

疏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者吳

氏廷華云此使者當是周禮媒氏男父使來納采故曰使至奉男父

命至門外也莫夕之說非已見士冠禮又冠禮止言贊者與贊冠而

不言其爲何如入其以贊冠爲降主人一等者特注訪耳此疏竟以

彼注爲經謬矣至云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士尤謬據周禮典命

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如賈說是大國上中下士之外又

有不命之士小國不命之士以上又有上中下士不顯與典命經文

悖乎據下記士受皮疏云此不命府史之等與子男不命者別又以

既夕禮士受馬爲胥徒不知何據要之使者是媒氏不可以屬吏言

也且下賓升疏以此爲賓主敵則又何屬之可言盛氏世佐云使者

亦士也故玄端服士冠禮擯者及贊者皆服玄端是也云有司繙裳

者賈疏云士惟有三等之裳玄裳擯者出請事入告

擯者有司佐禮

黃裳雜裳此云繙裳卽玄裳矣

不必事雖知猶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告主人乃

問之重慎也

疏出請事也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事凡賓非主人

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西面入告東面大夫士之

禮也

注云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者吳氏廷華云擯者當

是私臣將命者前已有媒氏通言今使者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

在門當知有昏事而猶問之故曰重慎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

拜賓不答拜

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亦如

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士冠禮主人迎賓主人西面

拜賓不答拜

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亦如

賓東面此時賓自執鴈凌氏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則迎于大門外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其賓注謂主人之僚友其主人注謂將冠者之父兄士相見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賓主人皆士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明外大門外又親迎婿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盛其禮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

注云門外大門外者賈疏云大夫士惟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廟明此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者吳氏廷華疑義云主人再拜者亦

西面拜辱使者爲男氏納采不敢當賓禮故不答拜非卑之謂也賈疏謂士卑無君臣之禮故不答拜非也

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

疏正義曰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雷者李氏如圭云內雷門內雷也雷屋檐滴處云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者賈疏云凡入門三揖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當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敖氏云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不著之者此與上篇皆士禮其同可知吳氏廷華云碑在中庭當云二分庭一在北賈疏本下記言之不知彼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

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假疏正義

氏寅亮云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也聘禮賓賓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主人

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于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考之禮無賓主俱升法賈疏似失之注云阿棟也者胡氏承珙云考工記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鄉射記云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廄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說文阿一曰曲阜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則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有卷然穹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考工記殷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柱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柱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也此經云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程氏易田云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便故知阿當在楣而不在棟按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者必非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焦氏循謂兩楹在楣棟之間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以此爲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本不甚懸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時賓必還辟不答拜凌氏廷堪云凡爲人使者不答拜十昏禮納采授鴈略用聘享授玉授璧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負序然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楹間主人拜後亦從阼階上至楹間故經云授于楹間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順也今文阿爲廄者卽說文之户字广部户仰也从人在广上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楣齊謂之户木部曰楣者秦名屋櫺聯也又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然則户與檐一物廄卽户亦屋檐之名鄭於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

閒注入堂深尊賓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深爲義故不授于楹閒南

從今文歟按主人北面再拜者拜其納采之命許之也

授于楹閒南

面

節

同

也

南面並授也

其

疏

正義曰程氏易田云云楹閒著東西之

禮

之日寶實于甕陳于楹外簋寶實于篚陳于楹內兩楹閒兩楹閒者總謂甕篚蓋楹內楹外著南北之節楹閒著東西之節不知者乃謂楹內楹外楹閒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閒爲南北之節謂其處必正當兩楹案聘禮階上授受東西之節有四法一爲賓主敵體在兩楹閒賓面卿受幣于楹閒是也一爲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卿歸饔餼于聘賓受幣堂中西賓問卿堂中西是也一爲賓臣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賓覲進授幣當東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爲賓主雖君臣而所執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閒聘賓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是也以上四事若以楹爲南北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南矣于楹閒堂東堂西三者非可言而於所謂當堂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決授受之節當楹閒也朱大韶云疏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南面並授也聘禮歸饔餼節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賓大夫節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命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閒南面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又賓問卿節大夫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面卿節大夫受幣于楹閒南面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經三云楹閒南面注於昏禮云並授於聘禮則以爲訝受疏通之曰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此大夫南面賓北面雖是敵體尊大夫故訝受案聘禮注是也曲禮記雖云鄉與客並然後受而禮經固無並授受法惟聘禮宰執圭介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宰自公左

受玉此同面相授受也蓋於君前皆北面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其餘無同面者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受幣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聘禮賓觀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北面授則公南面受可知歸饔餼與問卿皆奉其君之命而致公幣也故受於堂中之西而北面與受於公所同賓使者與面卿私幣也故受於兩楹之闊而南面賓與卿體敵不南面授者禮固無並授受法也此使者奉其主人之命來納采不南面授者嫌於君使於大夫同也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然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爲受之譌故以南面屬之使者解爲並授與聘禮注異耳又案禮於授受之節或東西面或南北面賓主相對經並不言訝惟聘禮體賓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進西鄉賓進訝受几于筵前進猶前也訝迎也公前就賓故賓前迎受几也又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蓋從者在上介之後賓出從者前迎受之故於上介言受獨於從者言訝受士喪禮下篇若無器則梧受之蓋賓東面主人西面宰在主人之北由北而西南必稍前受之故亦言訝惟此四處言訝則訝受與對面相授受者義亦別但相傳以爲訝受耳注云南面並授也者盛氏世佐云凡堂上授受摯幣之法主人尊則近東楹賓尊則近西楹於楹間南面並授敵者之禮也此使者卑於主人而用敵禮者以其奉胥父之命故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

疏

吳氏廷華云老卽趙巍之老者

蓋家臣之長注以老爲羣吏之尊者卽上文屬吏說似未確又士冠禮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此亦當然也案授老鴈後不見有還鴈之儀疑主人旣授老鴈老卽以授賓將命者下文賓執鴈卽前所執之鴈也經不言還鴈文不具耳敖氏云授鴈於階下斯則進立於中庭

右納采

擯者出請事不必賓之疏

正義曰賓出未去事可知故出請也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

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醴疏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穎達以爲問母姓者然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吳氏廷華云據內則三月之名合男女言則女固有名女何氏則父之氏耳但未有已納采而猶不知其氏者疏云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其說較勝敖氏云初禮三揖以下之儀也此雖俟於中庭亦有三揖與聘禮同

右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

疏正義曰此下至送于門外

主人禮賓之事又請者不敢必賓事之無敬之至賓告事畢則可以出矣不出者其擯者留之歟蔡氏德晉云凡行重禮者事畢必醴之以致殷勤也敖氏云醴與醴子之醴同擯者請醴賓亦以其降等也若敵者則主人自請之注云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者賈疏云士冠禮賓爲醴字彼已破從禮故云亦此以醴酒醴賓不從醴者以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及以酒

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吳氏廷華云注因司儀王用鬯禮賓不言鬯而言禮是亦理之可通者若賈疏謂凡言禮者皆是上下之辭且與賓字別則鄉大夫所謂以禮禮賓之又何說邪據士冠禮主人戒

賓注以賓爲主人之僚友冠畢則禮賓是敵者亦曰禮不得以上下爲說至謂聘禮卿亦云無擯者案彼經聘享之後賓朝服問卿受幣無賓彼注以辟君爲訓蓋賓與卿名位相敵所謂無擯正敵者曰擯之謂也但彼經問卿只言擯未嘗言禮則賈疏得有擯禮兩名之說又不可

賓禮辭許

禮辭疏

正義曰不言擯入告可知賓亦就文信矣

云禮辭一辭者蔡氏德晉云一辭而許者注

禮賓之常法案賓禮辭許者亦謂其爲使而禮之與平時宴饗之事不同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無

禮于房中

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

疏

勘記云陸

氏云鄉本又作羈案羈正字鄉今之向字注云鄉爲神今爲人者於戶西禮神坐易他席而布之徹几亦易他几於後授賓也張氏爾岐云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爲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禮象大古質故士冠禮與士昏禮之等皆無玄酒也云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者此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柅明有篚盛之又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篚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韋氏協夢云徹尊與改皆有司爲之云主人者亦謂主人親治其事耳

主人迎賓于廟

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

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拂拭也拭几者尊

辟後遁古疏正義曰盧弨弓云校緣避明諱改作校釋文遁徐本集文校爲枝

釋敖氏俱作巡通解楊氏俱作遁張氏云鄭於儀禮用逐遁字十有一開寶釋文獨於此作巡諸釋文本皆作遁枝徐本集釋俱作枝通解作枝○賈疏云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

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于尸前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側執之授受皆然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敖氏云復迎之禮更端也主人拜至賓答拜爲己也几所以安體賓雖不隱几主人猶進之崇優厚也几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廉歟云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於拜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西面拜送亦於阼階上北面吳氏廷華云賈疏謂昏禮有相親之義案拜至特主人敬賓之意並無相親義若云相親則聘禮何嘗不是親睦聘禮私覲拜至則醴賓亦當拜至文省耳若云不相親故不拜則豈有不親於醴而又獨親於覲之禮又此疏賓主不敵等說卽前節注意且既以爲此賓不敵而其言拂几也則曰敵且尸尊主卑旣以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於尊者內拂前後矛盾經明言授校其爲兩手執之可知乃又轉一說曰昏禮異於餘禮豈不支離又云此言先授後拜則主人旣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答拜故必設几後乃答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情理不過如是賈疏忽創爲非己所得及己所當得等語謬矣至主拜賓拜俱有相辟之禮聘禮賓觀再拜公少退則不特卑始辟尊也況是經賓本不卑乎烏得傳會其說注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枝者胡氏承珙云校蓋駁之借字說文駁脰也與旣文注校脰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跗而無足故謂其中央直者爲校几則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肢或作肢逸周書孟子又作枝釋名肢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几之有足猶人之有四肢故校亦謂之枝歟

鄭以肢兼手足駁則專贊者酌醴加角柵面葉出于房人贊佐也佐主於足脛故不從古文

者亦洗酌加角柵覆之如冠禮矣出疏

正義曰迎受釋文作梧授从木張氏引釋文从手各本注

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攜

疏聘禮公食大夫禮从木既夕禮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梧字有梧

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梧遷也遷逆二義相近疑梧卽梧之俗體而梧

又其假借通用者也盧文弨曰陸梧授二字謬今案公食大夫禮及

既夕經旣有梧受之言張氏引既夕乃作梧授又引玉篇梧受也梧

授謂授其所受也鄭於既夕注云謂對相授不委地則經似當作授則張說不爲無據而此處釋文授字亦未必謬也○凌氏釋例云士

冠者賓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柵覆之面葉又賓授醴于戶東加柵面枋冠者筵西拜受禪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贊者酌醴加

角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此皆酌者面葉以授醴者所以然者醴者尊不自酌必由酌醴者授之凡訝受皆

對面相授受酌醴者面葉以授醴者則醴者始得面枋以授受醴者受醴者受之乃得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贊者酌

醴加柵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此則酌者徑授受醴者所

以然者舅姑益尊不自酌併不自授徑由酌者授之故面枋以便受

醴面葉而祭也注云酌加角柵覆之如冠禮矣者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柵覆之此與之同故知如冠禮吳氏廷華云贊者

私臣之屬酌醴酌醴尊以實禪也

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凝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於西

疏正義曰

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於西階上復位俟旣薦乃升席於賓之拜也主人少

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張氏爾岐云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
賓拜於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乃於阼
階拜送此醴古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大率如此注云主人西北
面疑立者吳氏廷華云疑立者無事而立此經主人方在受醴獻賓
之時何暇疑立又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
賓拜主人亦當少退又烏能疑立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賈疏云
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不知凡筵皆爲行禮焉有素爲飲
食而設者若以拜啐必於西階始爲行禮之筵則士冠禮醴子曰冠
者筵末坐啐醴降筵坐奠禪拜是拜啐皆於筵前彼何嘗非行禮之
筵而拜啐皆不在西階賈說尚可信哉要之拜啐於西階上皆是敬
主之義啐於西階蓋正義曰此贊疑卽擯者褚氏
有不敢當此筵之義贊者薦脯醢正義曰此贊疑卽擯者褚氏
進疏寅亮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閒
籩爲竹豆故脯雖賓卽筵坐左執禪祭脯醢以祔祭醴三西階上北
面坐啐醴建祔興坐奠禪遂拜主人荅拜卽就也左執禪則祭以右
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公
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投也興起也奠停也疏食大夫豆多者祭於上
豆之閒知凡祭皆於籩豆之閒也張氏爾岐云賓卽筵坐而祭醴南
面坐也啐醴則西階北面之位奠禪遂拜亦於西階遂拜者因事曰
遂坐奠不起而遂拜也吳氏廷華云旣言興復言坐者坐如曲禮坐
而遷之之坐賈疏所謂跪也興而跪跪而奠禪遂以拜也啐於西階
不敢以賓禮自居也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閒者賈疏謂祭脯醢
置之皆於豆閒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
豆之閒此注不言籩者文省耳云成主人意者主賓卽筵奠于薦左
人設饌望賓美之今客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賓卽筵奠于薦左